



龙湖秋至 栾树成诗

■罗锦华

栾树开花的时候，龙湖的秋天就来了。

我并没有在龙湖居住过，但它离我的第二故乡——竹溪县中峰镇花桥寺村，仅一河之隔。龙湖曾是我那些年四季都会造访的“牧心”地、遛娃地。我常骑电动车载着女儿沿龙湖大道徐行，穿林过湖，一路看栾树随着季节变化：春天发出嫩红的新芽，长着长着就变成满树绿荫；秋天开出黄灿灿的“金粒子”，开着开着就开成了一串串嫣红的小灯笼。我对这片水、这排树，熟得就像自家院子。

一转眼，又是秋天。孩子上学，家里格外安静，一个人实在坐不住。恰好看见有人在朋友圈发布的龙湖航拍图——栾树开花了。一高兴，便想约一两个好友同行，共赏秋景。打了两通电话，一个要外出旅行，一个要回乡送礼。奈何世人皆忙，各有起居轨迹、生活节律，终是未能同频。如此，我再次独自骑行赏景、与己相伴，倒也自在。

古人咏栾，言“晚来一树如繁杏，开向孤村隔水声”。从前读诗只觉景美，今天站在树下，想起前年十一小长假，载女儿来赏秋，她缠着我讲栾树的故事。我临阵磨枪，用手机搜到这树古时候叫“木栾”，《救荒本草》里曾记它“叶似楝叶而宽大，稍薄。开淡黄花，结薄壳。中有子，大如豌豆，乌黑色。”女儿听不懂“薄壳”是什么，我就停车摘一颗蒴果给她看，剥开那层薄薄的果皮，里面果然躺着几粒乌黑滚圆的籽，亮晶晶的，像谁撒了一把小珠子。书上还说，古时的人把这籽串起来做数珠，寺庙里常栽这树。女儿听了，认真地问：“那和尚是不是也捡这个做手串？”我答不上来，只说“大概吧”。她又说：“那我们也捡一些回去串。”后来到底没串成，那些小黑籽不知丢在了哪个抽屉角落。

《救荒本草》里还说它“叶味淡甜”，采嫩芽焯熟，

换水浸淘净，油盐调食。朱橐编这本书的时候，想的不是风雅，是让人活命。而此刻我站在满树金黄之下，想的是女儿伸手接落花的样子。同一棵树，古时救饥，今日赏花，倒也不矛盾。

道路两侧栾树成排栽种，枝叶苍茂，细碎金黄的花穗，一串串、一簇簇，密密匝匝。不同于桃李的灼灼其华、桂子的馥郁袭人，栾花的美，是细碎的、克制的、内敛的。

兴之所至，我泊车停驻，缓缓走进林荫深处，只一人，与一树秋花、一湖秋光、一山秋色默然相对。天是淡的，云是疏的，远处的山是青的，湖面把树影和云影都收在里面。整条龙湖大道像一条绵延无尽的秋光长廊。

风过林梢，细碎花粒簌簌落下来，撒在路面上、落在肩头，落成一场温柔无声的金色花雨，算是给我打了个招呼、问过好么？远眺龙湖，群山层峦叠嶂，秋光漫过山脊，湖畔村居沿路铺展、临湖而栖。山野、湖泽、林木、村居安然共生，四时有序，风物有度，构成最本真质朴的人间秋境。

我收起手机，不再刻意定格风景，只静静伫立秋风之中，听湖风穿林，任落花拂面，看湖水在观水台的栈板之下平静而轻缓地荡漾。我盘腿坐下来，晒晒这秋日温暖而柔软的阳光，看捕食的白鹭在湖面上起起落落。想起从前女儿同行，风起时她伸手接落花；无风时缠着我摇树制造人工“花雨”；她小时候还曾错把栾花认做桂花，长大了又把栾果采下来，用线串起来挂做门帘。想着想着，一时起了雅兴，掏出手机，这次不是拍照，不是发朋友圈分享愉悦，是写栾树，写龙湖的栾树：

龙湖一路栾光，是秋天铺展在竹溪大地上的诗行。字字是时序，句句是坦然，行行是分寸。余生愿如湖畔栾树，顺时而为，守心自安。

且看银杏叶落时

■高英

房县老年大学前面的道路两旁，栽植了高大的银杏树。平时看起来不那么起眼，我每周两次去上课，甚至都没有注意过她们“姓甚名谁”，以为就是一般的绿化树。直到前些日子，秋风将她们的叶子一点点晕染成金黄，有些叶子飘落地面，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她们是珍贵的银杏树！

这中国特有的古老树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这被称为鸭掌树、白果树、“公孙树”乃至“帝王树”的银杏树，是如此的低调谦逊、内敛沉静。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她默无声息地站立在这里，朝迎晨曦，暮送夕阳，风吹雨打，岿然不动。满树繁密灵巧的扇形叶子盈满绿意，昭示着她们蓬勃的生命活力。

她优雅地站在这里，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岁岁年年，不发一言，不改其性。谁能想到，在她的体内竟藏着亿万年前生命密码。她的祖先经历过石炭纪、侏罗纪，陪伴过恐龙，还经历了极具毁灭性的冰川运动，是冰川时代幸存下来的树种，素有植物界的“活化石”之称。

如此顽强珍稀的银杏树却一点儿也不张扬，不管扎根深山荒野，还是移栽庭院路旁，她们从无怨言，总是默默向下扎根，用力向上生长。她就像一位看惯世间风云变幻的老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不惊不惧，不喜不忧，坦然面对。至于有没有人关注她，她根本不在乎。

直到秋意日渐深浓时，她的叶子才开始一点点变黄，一片片飘落。然后，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万千绿叶忽然全部化身为无数只金色蝴蝶，在微风中振翅欲飞。

当秋日温暖的阳光斜斜地打过来，她那高大的圆锥形树冠愈发显得华丽灿烂。凝望着这两排金光闪闪的大树，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美，那么豪华盛大，那么不可方物！

一阵风吹来，片片银杏叶如蝴蝶般翩然起舞，在

空中旋转翻飞，飘然而下。她们是那么淡定自若、安静从容，落在地上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却给地面铺上一层金！我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但见叶脉清晰地呈放射状散开，线条细柔均匀，形成一个弧度端正圆润的扇面。对着阳光我微眯着眼睛，用食指和拇指轻捻叶柄，玲珑精致的小风扇便在光影中转动起来，熠熠生辉。“好美！”我忍不住赞叹道，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词。

轻轻抚摸这薄而微凉却又美得惊心动魄的银杏落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即使生命陨落，也要以最美丽的姿态。

也许这就是银杏树用两亿多年漫长的时光积淀下来的生存智慧，也是她留给世人的生命密码——顺其自然。既然寒冬终究要来，叶子终究要落，那么就不必惧怕，而应以一种近乎奢侈的美丽，从容轻盈地飘落。

飘落，不是衰败，而是生命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舞蹈、最后一次美丽盛放！她不是被迫匆促、狼狈地坠落，而是自然而然地离开。离开不是放弃，而是为生命积蓄能量，是为来年更好地生长！

正因银杏有着如此贵重的品质，词人李清照才对她称颂有加：“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些人来。那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微笑的人，那些把苦难酿成诗、把岁月酿成酒的人，那些“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那些历经磨难却豁达通透、眼里心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那些头可断、血可流却信仰不灭的人。他们都是把生命活到极致的人，即使在最后时刻，也要高扬起信念的旗帜，彰显生命的风骨与尊严！

来路值得，生命无悔；即使陨落，也要以最美的姿态！这就是深秋时节的千古银杏以其一树灿烂、一地金黄告诉我的。



乡路暮语

（外一首）

■尚宏厅

水泥路穿过村子
一头，牵着田畴与疏林
一头，系着袅袅炊烟
黄昏泡软了它曲折的腰杆

吃过晚饭，乡邻便三两结伴缓步闲行
或是老妻相偕，或是邻里搭伴
都是驮过半世的庄稼汉
手背在身后，肩头挨着肩头

路不长，亦不短
话语在暮色里缓缓流淌
目光抚过道旁草木，松脱筋骨的劳倦
如同城里人漫游长街
心上缠上柔软的惦念

走到尽头，叩张家门，歇李家檐
再往田垄边，瞅瞅庄稼长势
口中谈的，尽是过往的日子
即便反复诉说，听来也觉新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条乡间的路
慢慢长成温存的容颜

雨中麻雀

门前那根悬空的电线
被秋雨浸得微微哆嗦
雾霭漫过来，裹住秋空
几十只麻雀次第栖落
串成一串云底的逗号

虚空是它们临时的乐园
每一只都瑟缩地享受安乐
你侧首窥我，我抬眼望你
晃着细碎的头颅，啾啾啼鸣

想来早已啄饱谷物
田舍不远，不必担忧饥冷
或是相约栖落
享一场雨的静

世间喧嚣隔在线下
它们守着属于自己的天地
身下是浓密的丛林，藏着巢窠
窝里的幼雏，敛翅安卧

人不解雀语，雀不识人间事
各持一套生存的经文
不必追问永恒
有了片刻清宁，便是生命的全部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